



摆渡教师王勇： “孩子们不再坐船上学，我非常欣慰”

阳光洒在江面，在船后江水的波纹里闪烁着，一层层漾出去；

坐在船尾的王勇熟练地操纵机船靠岸，然后一边大声和记者打着招呼，一边把钎子扔在船头，“来，帮我把它插到岸上。”

这是2023年5月末的一个下午。

尽管船舱里已经没有了那群背着书包叽叽喳喳的孩子，但王勇的肩背看起来依然还是那么宽厚，让人感觉充满了承担，他黧红的脸色也渐渐与记者脑海中模糊的影子重叠，随后一点点清晰起来……

王勇，现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永甸镇中心校教师，1990年起任教于永甸镇碑沟村小学，直到2020年合并到镇中心小学。在村小学任教期间，王勇近30年如一日摆渡接送学生上下学。

2008年7月，本报以《乡村教师摆渡18年接送学生 全家人一起上阵》为题首次报道了王勇的事迹。

2010年4月，本报再次报道了王勇的事迹及碑沟村南岸3个村民组被江水阻隔孩子上学难、村民出行难的问题，并与永甸镇政府共同设立爱心修桥账户，募集善款准备修建一座跨江大桥。

可惜的是，因为江两岸的地质条件不允许，最终只是修建了一座漫水桥。也正是因为修桥，辽沈晚报与王勇结缘。

13年后 还是那个江边 还是那条汉子

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永甸镇碑沟村位于鸭绿江边，鸭绿江的一条支流把这个山村南北劈开。村小学在江北，南岸的孩子们要上学就得每天跨数百米宽的江水。

33年前，王勇就开始每天早上划船带着南岸的孩子们去上学，下午再把他们带过江送回家。

13年前，记者第一次在江边见到王勇。当时本报寻资帮助当地在江上建一座桥，准备让碑沟村南北“天堑变通途”。

相隔13年，记者和王勇两人再次相约在这条江边见面。

沿沈丹高速公路到凤城，转向宽甸，一路寻去，胳膊肘弯的公路盘桓山间，到了江边山坡时，就见到坡下一片相对平缓的空地就是4号码头。说是码头，如今只是碑沟村南岸村民出行的一个停船点，岸边的坡路上倒是停着不少车。

等了大约15分钟，远处江面传来“突突突”的声音，一条铁皮船渐渐驶近，开船的正是来迎接的王勇。与记忆中相比，他明显见老，但山里的淳朴和豪爽不减。

王勇至今还记得当时那篇《辽沈晚报》的报道：“可惜最后那桥没修成啊！”不过接着他很快就爽朗地笑了起来：“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已经没有孩子需要跨江上学了！”

13年后 换了机动船 但已没有学生需乘船上学

“都是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条件。”王勇说，在他上学的时候，这条江就是南岸孩子们天堑般的阻隔，“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只能是自己划船过江去上学，没别的招儿。”

王勇说，对自己那拨孩子来说，划船过江不是什么大事，“从小就在山沟里，个个生长的都很‘野’，山脚下就是江，涨水时江面得有千八百米宽，天天都跟山、水打交道。”

“再后来就是我每天带着一群孩子过江了。”高中毕业后，王勇辗转在各村小代课，1990年回到碑沟村小学任教，每天上下班也划船，就有孩子家长找到他：“王老师，你去上课，给俺娃捎上呗！”就这样，一个传一个，王勇就成了南岸的“孩子王”。

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，“外边的活路多了，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，都搬迁到镇上、县里、市里。”

再往后，村小学合并到了永甸镇中心校，只有王勇一个人留守，“2020年带了最后一个学前班，有5个孩子。”现在王勇还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了，他真正坚守到最后一班岗。

回访 档案

一起上阵《主人公》，坚持人工摆渡十八年，接送江南岸学生上下学。
二〇〇八年七月，《辽沈晚报》报道《乡村教师摆渡十八年接送学生 全家人一起上阵》。
王勇，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永甸镇中心校教师，现年六十岁。



在王勇(左)家中，他向记者聊起了现在的生活。

摄影 金飞

铁皮船缓缓驶向对岸。

“这船舷两边原来应该有两排小板凳吧？”记者问。

“早都不用喽！之前这上面还有船篷呢。”王勇有些感慨。

这条机动船是2003年村里争取来给他接送学生的，这比手摇船更加安全。

王勇说，当年，辽沈晚报的报道给了他很大鼓舞，“生活中、工作上更有干劲了呗，乡亲们也都为我高兴。”

细心的王勇开了家里的三轮车下山，记者下船后就上了车，“坡陡，道不好走”，王勇说。尽管三轮车上行的五六分钟不停颠簸，记者还是感受到了王勇的体贴。

如今王勇患有糖尿病，心脏也不太好，“去年住了15天院，今年就要退休。”

“今天老伴回来了”，王勇告诉记者，平时老伴在县城里带孙子，他一个人住在这里，“整个这条山沟，就属我这里是最高处了。”左下方十几米，是他的父母所居，“老父亲已经85

岁了。”

王勇说儿子几次要接自己去县城。“我能离开吗？老人这么大岁数，柴火、水，总得有人在身边，我就是去了县城心不也是在这里？所以，就派老伴去给他们带孩子。”

不过山里的日子并不寂寞：山上有板栗园，屋后一片山坡地种苞米、大豆，房前的菜园子里，垄台上土豆秧已经长到膝盖高，垄沟里间种着菠菜、小白菜，小葱也泛着青绿……

王勇还养了十几只鸡，由一只大公鸡“带队”院里院外上坡下，可说是真正的“溜达鸡”。王勇说，家里还有蚕场，“再过半个多月就要放蚕了。”

虽然年事已高，王勇的父母并不显得很老态。山沟里几乎没有外人来，看到记者，老人家热情地打招呼，告诉记者“八十五喽”！

“再也没有孩子坐船上下学， 这辈子值了！”

王勇的儿子从小上学也是他带着坐船的，那时候他曾半开玩笑地对妻子说：以后让咱娃考师范，等我干不动了，就让他替我摆渡。

后来，王勇的儿子真的考了师范院校，“内蒙古师范大学，毕业后本来想留在那边，但只有这么一个孩子，老伴舍不得。”

回到家乡，王勇的儿子并没有“接班”父亲，因为“需要跨江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，他回来就不值个了。”

王勇说，南岸的人口多的时候有200多人，现在只剩下四五十人，“村小学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个孩子，我刚来时还有120多个，后来越来越少，就合并了。”

于是，王勇的儿子就到了县城高中任教，“现在教高三。”儿媳妇也是老师，有一儿一女，俩口子都忙。

2019年，王勇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，可是他更看重乡亲们悄悄把活蹦乱跳的江鱼挂在他院门上的情义。

王勇告诉记者，还有几个月自己就满60周岁了，“你们《辽沈晚报》也30岁了？好啊，你们还是‘青年’啊，祝你们生日快乐，也祝你们越办越好，跟老百姓越来越接近。”

王勇说：“这辈子没啥成就，但挺乐呵。能接送一茬一茬的孩子们安全去上学，值了！”

当然，有时候一个人在江边，王勇也会想起那些热闹的岁月、那些叽叽喳喳的孩子，难免会有一丝落寞。但是幸福很快就如潮的江水漫上来：能看到孩子们走出山沟，再也不用坐船上学，这不就是自己当年的渴望吗！

辽沈晚报特派丹东主任记者 金松



插图 王晨同